



漢鏡歌八曲集解

譚儀纂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班書不載饒歌。故無六朝唐人舊注。聲辭並寫。當時采詩入樂。伶人不知釐別。陸機鼓吹賦云。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登臨。又云。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柑之可榮。古籍散落。譌闕。至今三五篇外。不堪授讀。儀流連聲詩。稍通旨趣。嘗欲理董。爲言志之導。吾友陳子公邁。以是曲問。炎夏晝長。偶發陳允倩采菽堂古詩選。張翰風宛陵書屋古詩錄。莊葆琛漢饒歌句解。陳秋舫詩比興箋四書。劉刺要刪略。下己意。爲集解一卷。自晨至暮。遂以卒業。以示公邁。不足爲前修舌人也。采獲羣書。增益稍備。公邁儻有意乎。癸酉六月十有九日。譚儀識。

漢饒歌十八曲集解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漢鼓吹饒歌十八曲集解

目錄

芳樹

有所思

雉子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漢鼓吹饒歌十八曲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曰。字多譌誤。又有務成、元雲、黃爵、釣竿。亦漢曲也。

朱鷺曲 隋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譚苑醍醐曰。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莊述祖曰。朱鷺、思直臣也。漢承秦弊。始除誹謗妖言之舉。而臣下猶未敢直言

極諫焉。舊第一陳沆作第十二。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 一作者。陳祥明曰。烏古與雅同。茄古荷字。諫一作誅。末三句古。且意味深長。

作諫者是。蓋人臣風諫其君。不驛亦不舍。莊述祖曰。賈生書云。鼓所以來諫者。飾鼓以鷺。以其取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善言。必告於君也。詩云。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陸機詩義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毛傳。以鷺與潔白之士。烏當爲歎。歎歎、吐也。嘗、量也。鷺嘗邪、言鷺吐魚。不可嘗量也。路邪、聲也。漢鐸舞歌詩曰。治路萬邪。釋草曰。荷夫渠。其根茄。鷺、鳥之潔者。而茄下又至潔。喻潔白之士。不苟食也。食之不以其道。鷺亦不吐所取魚。言人君當屈己求諫。陳沆曰。漢設御史刺史之官。職伺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任者。故曲刺之。鷺當食於荷下。荷不之捕食。又不以吐者告。則縱奸養惡。所司何事乎。詩曰。維鷺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將以問諫者之謂也。譚儀曰。朱鷺、刺上不潔而多取也。鷺不純白。以朱爲瑞。亦好異。食魚無算。窮極茄下。竭澤而漁矣。卽不之食。終不以吐。無聲也。誅、貴也。將以問黜幽者。烏路邪皆聲。古今錄所謂辭黜相祿。不復可分。後仿此。

思悲翁曲 莊述祖曰。思悲翁、傷功臣也。漢誅滅功臣。呂后族信。陸越。民尤冤之。舊第二作第五。陳沆作第十四。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 一作菴。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查高飛莫

安宿

陳祥明曰。大抵悲翁之勞。莊述祖作思悲翁唐思。思悲翁唐思解曰。翁者。老人之稱。老者多思往事而悲。故曰悲翁。唐。猶薄也。無所據也。也當作它。君臣之遇。奪之少壯時。侵尋至衰老。維我思亦徒然耳。彭越乘勝

破楚垓下。為異姓王。與韓信並。周千載一時之遇也。漢帝燕刺王傳。頭如蓬葆。言攻戰將士。頭久不理。如蓬草叢生。首一作莖。當為叢。淮陰侯曰。狡兔死。走狗亨。交君當作莖。漢郊祀志如瀉注。五月五日作梟。以賜百官。

以其惡鳥。故食之。莖。莖根也。董。桃荊。辟凶邪也。梟。梟和以莖根及莖菜。諫布傳曰。誅彭越。盛其鱗。賜諸侯。時功臣誅者。兩韓信。彭越。黥布。陳稀。故曰梟子五也。拉。拉。飛兒。莊又疊梟子五句。陳沉用莊本。美曰。美人。喻

盛年也。此言可悲之人。思之無益。韓彭蒞。始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思之晚矣。功臣誅之凡五人。則存者。亦慮陳不自保。將安所棲託哉。譚儀曰。思悲翁。哀征役也。楚漢之際。伏尸流血。天下騷然。少壯入軍。垂老不反。

唐。空也。思之無益。陳義得之。少壯幾何。侵尋至老。侵以遇悲翁也。六字句。也亦聲。但我思蓬首。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也。狗逐狡兔食。征役羈孤。弱肉強食也。梟子五梟母六。或有子。或無子。人以為不祥。終不見收。拉。拉。查。失

翠。日莫安宿。交君未詳。音哀以厲。慘于伯兮之詩矣。

艾如張曲

陳祥明曰。艾與刈同。如讀為而。莊述祖曰。艾如張。戒好田獵也。田獵以時。愛及微物。則四時和王道成矣。舊第三作第八。陳沉作第八。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為此倚欲誰肯矇室

陳祥明曰。雀以見羅而高飛

也。莊述祖曰。艾而張羅。芟草為防。而後設網羅。天子諸侯蒐狩之禮也。既有防限。亦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義。夸。平也。地之坦易也。於何聲也。王者交萬物有道。故王道成。四時和。倚欲當作倚。左傳諸戎倚之。注。倚

其尾也。子虛賦。微氣受。郭璞云。氣。疲極也。司馬彪云。微氣遮其倦者。矇。當作蒙石。衍室字。石。磴。播之。鴈。說文注。磴以石箸。惟繁也。山險野也。雀。微物也。籠山。與古異矣。雀以高飛。猶恨失之。必微倦極而盡取焉。

物亦自愛其生。誰甘心弋獲乎。陳沉曰。諫時也。法網苛細。反漏吞舟。雀以高飛。柰雀何。誰肯坐而受死者哉。羅山網澤。無微不設。自以為密。挺而走險。鷲而羣飛。而亦無如之何矣。疑亦漢武時詩。譚儀曰。艾如張。賢者遜世之詩

也。王者天網求賢。以圖治平。高蹈之士。遜世無悶。入山必深。東帛既貢。超然遠舉而已。倚與倚通。倚欲順欲。從吾所好之謂。矇室未詳。或者迫蹙之義與。

上之回曲武帝本紀。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樂府府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莊述祖曰。紀巡狩也。舊第四作第十五。陳沆作第三。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

秋萬歲樂無極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莊述祖曰。益當作溢。釋詁曰。溢、慎也。慎夏言辟暑。戾太子傳。上辟暑甘泉宮。承、迎也。言帝將往

回中。先幸甘泉。迎四時之德。至、夏至。石關、宮名。月氏之臣。蓋元封中事。匈奴之服。當在宣帝時矣。郊祀志云。宣帝始幸甘泉。郊見秦時。敬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時神爵元年也。匈奴之服。在神爵二年。至甘露三

年始來朝。是上之回上陵遠如期。三曲蓋作於一時者矣。陳沆曰。此詠漢帝幸回中事也。或以上之回三字為句。大誤。益夏者。謂天益就暑。以時將屆夏至故也。宣紀云。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

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即此詩之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也。譚儀曰。史文具矣。陳憲得之。然身氏臣。匈奴服。頌禱之辭。不盡紀事。何必非武帝詩。

翁離曲一作離離。莊述祖曰。翁離、思賢也。賢者在位。則引其類與並進焉。舊第五作第二。陳沆作第十三。

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攤離趾中陳祚明曰。楚辭之遺。莊述祖曰。劉熙釋名云。攤、翁也。翁、撫之也。案攤離當是勺樂。趾止同。說文注。止、下基也。攤離

蘭蕙皆香草。以攤離為趾。而築室。葺之必用蘭蕙。唯君子能用君子。亦唯君子能為君子用。周禮親而賈傅疏。公孫相而董生棄。言考無辜。聞者足戒也。蕙用蘭。當作蕙蘭用。蕙蘭用疊句。陳憲用莊義。譚儀曰。攤離、刺用違厥才

也。攤樹增肥。積小高大。其趾厚矣。非千香之木。不以構連雲之廈。蕙蘭弱材。如世文士。古以為佩。今以為棟。蕙蘭不任咎也。蕙用蘭者。互文。再言攤離趾中。一唱三嘆。有遺音者矣。

戰城南曲莊述祖曰。戰城南、思良將帥也。武帝窮武曠土。征伐不休。海內虛耗。士卒死傷相繼。末年乃下詔棄輪臺。陳既往之悔。故思伊呂之將焉。舊第六作第七。陳沆作第六。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

冥梟騎戰圍死驚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

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陳祚明曰。朝望軍士而動感伯之心。死者誠可哀。而偷生者多。忠臣不可得。而思良臣。全師早歸為上。亦大風之意。頗牧之例也。張琦曰。將帥徵幸成功。不恤士

卒之死。水深激激。喻法令之酷。蒲蒸冥冥。狀死亡之慘。壯士已死。庸夫偷生。梁非築室之所。猶食必求禾黍也。謀之不臧。願為忠臣不可得。思古良臣。不得已而用兵。必能師出以律。所以深戒黷武也。莊述祖曰。梁、橋也。治橋

以渡水。築室以留田。田在梁北。室在梁南。益錯徒民之策。充國屯田之奏。皆有治橋築室之事。疆場有事。死固其所。然忠臣死綬。非可貴之士卒。子謂主將所謂良臣。必若商周之伊呂。然文王之仍壘。武王之會朝。且夕之間。有征無

戰。全師而歸。豈至踰時之役。經軍之戍哉。陳沆曰。匈奴傳。築朔方。數入寇邊。殺略甚衆。漢復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又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置城障。列亭至盧胸河而屯其旁。築居廷

澤上。匈奴數入大殺掠。壞所築亭障而去。正此詩所指。或曰莫不猶言無不。謂無一人死傷也。譚倬曰。此久戍思歸。而哀國病也。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穫一作不穫。莫一作暮。水深以上。莊陳皆謂代死者之言。愚以為亦生者自

念之哀辭。

巫山高曲 莊述祖曰。巫山高。閔周也。楚頃襄王約齊韓伐秦。而欲圖周。國人疾其不能自強。而棄其主。且閔周之將亡。故作是詩。此楚歌詩。漢武時樂府采之。舊第七作第三。陳沆作第五。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

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陳祚明曰。湯湯回回。起下望遠思歸之情。莊述祖曰。應劭曰。巫山在西南。以巫郡西與秦界。故曰巫山高。楚自懷王背從約與秦合昏。兵敗國削。竟以客死。頃襄王立。復迎

歸于秦。數為好會。又與秦伐齊。取淮北。宋玉高唐神女賦所為諷也。淮水楚所以東。指泗上十二諸侯者也。楚但知自淮泗東侵。而不知守巴巫以禦秦。故曰淮水深。雜以逝。害當作周。謂二周也。詩曰。誰將西歸。憫之好音。西歸無

所。東歸又不能。徒臨水遠望。閔之也。高曳篤樞同。假借字。集讀若就。梁喻諸侯。篤樞喻臣。傷時無桓文之伯。管甯狐趙之臣。湯湯。水大貌。回回。迂難也。陳沆曰。此似愛吳楚七國之事。殆景帝初年。吳楚風謠。武宣之世。采入

樂府。巫山謂楚。淮水謂吳。一恃山險。一恃水險。若舉兵妄動。則梁據天下之中。形格勢禁。必為所阻。進不能西向。退不能東歸。漢兵從天而下。此時楚雖欲走集。而無高險之可恃。吳雖欲退守。而無舟梁之可度矣。進退失據。坐而就禽。良可悲也。始藩傑忠智之士。鄒陽枚乘之儔。見幾深計而作者與。譚儀曰。巫山高。南國之士。自傷不達於朝廷也。漢初封國既大。諸王驕恣。傅相一不謹。輒與同辜。其在庶士徵召所不及者。困于方隅。俛仰不遂。有壘生之嗟。梁苑鄒枚。淮南八公。雖曰知遇。亦士之不幸耳。故與巫山之高。淮水之深。思東入中國。而不可得。害。何也。害梁不為。何不為梁也。所處既卑。無梁奚濟。終身在湯湯回回之中。涕泣于淪胥之地而已。文景而後。蒲輪四出。計吏作貢。於是賢士有以自達。聖主賢臣之頌。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調。此其最著者乎。陳修撰以為七國之事。近之。而有所未盡也。

上陵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為上陵食舉。陳詳明曰。古辭大略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莊述祖曰。上陵。紀福應也。舊第八作第十六。陳沆作第二。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笮。木蘭為君楫。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蔚蔚芝為車。龍為馬。覽遨遊。

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陳詳明曰。乍開二句。與史記日月避隱。為光爭勝。但不知與上陵何與。莊述祖曰。周禮注。

美、福慶也。美美。育福慶之衆至也。宣紀元康三年。神爵數集泰山。四年。神爵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宮殿。甘泉泰時殿中。及上林苑。五年。改元神爵。漢輿服志云。耕車有三。蓋一曰芝車。宣帝詔曰。醴泉旁流。枯槁榮茂。又曰。金芝九莖。產于西德殿銅池中。又五鳳五年。改元甘露。陳沆曰。世祖廟立於宣帝。此時多言神仙瑞應之事。蓋上世祖陵作也。宣帝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頗作詩歌。譚儀曰。宗廟食舉侑食之樂也。此當為諸曲之一。故獨詠神仙福應。諸家之說。皆疑為無與上陵固已。陳氏以為上世祖陵。亦無顯證。

將進酒曲莊述祖曰。將進酒。戒飲酒無度也。賓主人相勸酬。歌詩相贈答。無沈湎之失焉。舊第九。陳沆作第十一。

將進酒乘大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陳祥明曰。詩審搏。言合搏拊也。莊述祖曰。乘

、增益也。白者、罰爵之名也。辨、通。言偏加爵也。放、效也。雖放效故歌。作者各異也。陰氣當作飲洽。洽、霑也。悉索、亦盡也。禹當作遇。良工觀而後知作者用心之苦。作者固良工也。陳沉曰。疑亦武帝柏梁賦詩時事。與自珍

曰。苦當作若。而白搏作索為韻。若、順也。言觀者心皆慨適也。譚儀曰。此寶筵之遺聲。當非刺詩。加一作佳。搏一作博。皆聲近通借。陰氣云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同陰氣者。房中歌所謂細齊人情也。禹當為命。似古文命。

傳寫作禹。觀、請觀周樂之觀。命此良工。即觀者之苦心也。苦自與作索協。搏从專聲。亦協。不必作者。

君馬黃歌 汲古本宋書作歌。莊述祖曰。君馬黃、諫亂也。君臣各從其欲。車馬曾不得休息焉。舊第十作十一。陳沉作第九。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驪蔡有赫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陳祥明曰。此或空谷白駒之思。莊述祖曰。君臣同等。相謂之稱。詩毛傳曰。玄馬病則黃。若馬病。與黃馬無以辨。然兩馬並驅。終覺蒼馬為良。傷雖病不得休息。易之有驪蔡有赫。魯句

皆良馬也。美人謂君。佳人謂臣。陳沉曰。諫上下不一心也。疑亦諫武帝予智自雄。不能下賢納諫之詩。君馬黃。臣

馬者。雖名分之別如此。至于出謀發慮。君或當舍己而從臣。猶馬之蒼。而驅逐或良也。易水之驪。上蔡之赫。中亦各有神駿。豈可以驪黃別貴賤哉。乃君臣各心。南轅北轍。上驕下默。國事其安極哉。譚儀曰。君馬黃、刺友也。古君

臣之稱。不專辨上下。莊言同等相謂者。是忽南忽北。同心離居。分道而馳。馬逾良相去逾遠矣。易、北也。蔡、南也。

怨詩如相思焉。美人佳人皆謂友。
芳樹曲 莊述祖曰。芳樹、諫時也。衰亂之世。以妾為妻。上無以化下。而好惡操其性。君子疾其無心焉。舊第十一作第十二。陳沉作第十五。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鶴三而為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恨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妒人

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絲如魚乎悲矣

陳祥明曰。有以芳樹之畏嚴風。比賢才之遭謗斥也。夫被妒者深愁。而庸主與奸邪。且相得

極歡。悲夫。譚儀曰。當為憂讓之詩。陳說可徵悟也。舊本聲辭既清。始不可讀。莊氏讀定。亦云深思。陳修撰從之。今附錄于後。以諗來者。

芳樹日月亂如放風下上無心芳樹温央三而為行鶴臨蘭池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心望妒望

妒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君將何以如魚如絲子乎悲矣

莊述祖曰。芳樹、美蔭也。日月比國君與夫人。放、偃。同仆也。樹遇風則

仆。温央、鴛鴦。聲近假借。鴛鴦、匹鳥也。三而為行。則亂羣矣。鶴喻夫人不見禮於君。悵潔白之志而獨處也。匡、正也。言心無主。不可得正。身不得其正。耳目視聽。皆禍之招也。之子、謂怙寵者。說文注。望、舛木妄生也。妾妒。嫡。故曰望妒。心見物而遷者為它心。絲所以釣也。夫婦以禮相成。如釣之得魚。以妾為妻。無禮甚矣。子、單也。單。獨也。詩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悲夫人之見遠外也。陳沆曰。今君有它心。將何以相求乎。是以子然悲也。

譚儀曰。莊說此篇。與終風自華詩義相近。

有所思曲

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莊述祖曰。有所思。諫時也。衰亂之俗。昏媚之禮。廢。夫婦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約誓。而輕絕焉。舊第十二作第十三。陳沆作第十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襍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

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臾高知之

陳祥明曰。鏡歌本襲楚音。當亦人臣思君之旨。而情思纏綿悱惻。為決絕之言。怨而怒矣。然望之深。故怨之切。人情乎。且摧燒揚灰。絕我己甚。不合則去。理或宜然也。張琦曰。兄嫂當知之。自表其潔白也。東方須臾。可暫天日。既言與君絕。而後自表潔白。反覆言之。蓋猶幸君之一悟也。莊述祖曰。女子當以禮自處。雖私相約。猶有禮焉。傷其所以道之者失也。何用問遺君以下。男謂女之辭。聞君有它心以下。女絕男之辭。詩毛傳曰。非禮相陵則狗吠。呼、

嘯、同嘯也。妃稱、嘯聲也。當作呼妃稱。颺當作嘯。晨風急疾之鳥。乘秋風而聲變。時心異音。聲亦異也。東方須臾高。指天日以閉之。陳沆曰。此疑藩國之臣。不遇而去。自憐憂憤之詩也。莊氏謂男女之詞。恐鏡歌雅樂。非禱曲歌辭之比。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明非邇近之思也。其殆吳楚之國與。珠玉奉貽。喻獻主之忠告。拉襍擢燒。喻不納而見棄。君臣之義已絕。在我亦不足道。但恐過失日章。情事日露。將使中朝聞之。則大可憂矣。雞鳴狗吠。喻風聲布聞。兄嫂。喻中朝也。此必宗室兄弟之國。所謀不軌。故寓度詞也。夫我心則之死靡他。有天日照之而已。妃呼稱、曲聲也。譚儀曰。張衡為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穿為小人。思以道術為報。詒於時君。而懼讒邪。不能自道。此詩之旨。大略相同。莊氏男女之辭。既隨。陳修撰藩臣之旨亦鑿。

雉子曲 諸本作雉子班。莊述祖曰。雉子班、戒貪祿也。秦尚權力。君臣之禮廢。漢承其弊。而不能改。仕者以爵祿相誘致。已而相謀。多羅法網。賢者皆思遜世焉。卷第十三作第六。陳沆作第七。

雉子班如此之干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

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陳祥明曰。都不可誦。然不敢削。使後人有考焉。莊本校改于作于。梁作梁。吾作倍。豈之作之豈。

被王作殺生。莊述祖曰。班、文貌。一曰分也。之、往也。雉以求稻梁往也。倍、迎也。翁孺、老幼也。弋者得雉子以為媒。雉飛高不過一丈。而橫可三丈。千里一作重。王可思諱者神王。西都賦云。行所朝夕。蔡邕獨斷云。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堯羊猶望羊。仰首貌。陳沆曰。武帝求賢好士。始以高爵厚祿誘其前。以嚴刑峻法隨其後。此豈能致難進易退之士乎。雉子一曲。其即弋人何慕之思也。莊說近是。譚儀曰。雉子雌雄呢人。不能奮飛。思黃鵠之遐舉焉。

聖人出曲 莊述祖曰。聖人出、思太平也。秦楚之際。民無定極。漢高帝既滅項羽。卽位于濟陰定陶。百姓皆欣欣然。知上有天子焉。舊第十五作第四。陳沆曰。聖人出、上陵、上之回、遠如期、明皆宣帝時事。此首篇則

述自民間起為天子之事。作第一。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

甘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合四海
陳祚明曰：後世擬作。多勒詩書陳廌語。莊校改本護不道下。重佳人來。騁離哉。何句。屈作筮。免作勉。改入美人子上。莊述祖曰：漢之興。五星聚東井。秦楚之

際。九河久涇。濟陰定陶。皆在大河界內。九歌與女遊兮九河。佳人喻賢臣。騁。行不止也。離。兩也。何。誰何也。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護。救也。言諸臣佐高祖平禍亂。周頌曰。昊天其子之。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星筮

。以星事占數吉凶也。陳沆曰。莊以美高祖即位。九河道里。艸味情形。皆不合。宣帝初年。嘉祥數臻。故有陰陽和之語。徵時喜游俠。具知閭里疾苦。數上下諸陰。周徧三輔。常困蓮勺鹵中。尤樂鄂杜之間。故有美人游九河之語。昌

邑無道。霍光廢立。故有君之臣明護不道之語。大將軍驂乘。謁見高廟。故有佳人來騁離哉何之語。太山石自立。哇孟占曰。當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已者。從白衣爲天子。至宣帝而果驗。故有甘星筮樂甫始之語。宣帝本衛太子之孫

。史皇孫之子。故又稱之曰美子。而勉以長有四海也。譚儀曰。是爲漢頌。

上邪曲
那一作雅。莊述祖曰。上邪、諫不信也。禮樂凌遲。以誓爲信。斯不信也。舊第十四作十四。陳沆作第十六。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陳祚明曰。人臣之死不變之

心。何凜凜也。莊述祖曰。上邪、亦指天日以自明也。當與有所思爲一篇。此男慰女之辭。命、令也。答上兩言知之。山無陵以下皆誓辭。答上相思與君絕。陳沆曰。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與。抑烈士久要之信與。稟稟然。烈烈然。而莊

氏謂男慰女之辭。爲不稱矣。譚儀曰。是爲漢雅。陳箋盡之。

臨高臺曲
莊述祖曰。臨高臺、諫亂也。楚黃歇李園之事。國人作此詩。舊第十六作第十。陳沆作第十。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艸日以蘭黃鶴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鶴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劉覆曰。收中吾、曲調之餘聲。樂錄所謂羊無夷、伊那和之類。陳祚明曰。末二句古人頌禱恆詞。張琦曰。南山有

左傳服虔注云：大夫得圭，黃鵠喻李園。高飛有異志也。陳沆曰：此游宴頌美之詞也。江草香蘭，非西京事。疑武帝南巡。浮江時所作。風俗通：明帝東巡，有烏飛鳴，集乘輿上。虎賁中郎將王吉射中之。作辭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淫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與此曲同旨。譚儀曰：此郡國臣吏飲酒上壽之辭。古者宴飲則有禮射。漢世遺意猶存。香蘭黃鵠，言外有樂不可極意。蘭易衰，鵠易逝也。

遠如期曲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定舊史云：詰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太樂食舉曲。有遠期。莊述祖曰：遠如期。紀呼韓邪單于來朝也。舊第十七。陳沆作第四。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

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陳祚明曰：處天左側大樂。自黃帝升天語來。單于自歸。或像期之。若魯頌言不淮徐。或西京之末。實有此事。增壽萬年。人

臣頌祝其君。無不至也。凡可以冀望于君者。必望之矣。莊述祖曰：如而適。猶女也。宣紀：行幸甘泉。郊泰時。開歲一修故事。詩曰：在帝左右。此皆郊祀頌禱之詞。雅樂陳言。宮縣備舞也。佳、大也。紛、盛多貌。宣紀：甘露二年春

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獨來朝。詔以客禮待之。左氏傳曰：邠有虞心。佳、善也。邠來、猶言還至也。一曰：虞、樂也。樂其來附也。謁者、掌賓贊受事。殿、甘泉宮前殿。陳沆曰：此與上之回同時作。上兼頌巡狩之

事。此專頌單于來朝也。四夷賓服。天庥屢臻。爲漢道之極盛。故雅頌作于宣帝焉。譚儀曰：莊氏說遠如期。益女壽。與天左側大樂。卽武帝甘泉贊嬰所云。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案漢昭宣之世。海內殷茂。業又安。武帝宣威域外。中國益尊。而輪臺之悔。仁心爲質。朝廷賢達。奚斯吉甫之倫。推本世祖。導揚懿美。固其所也。

石留曲 留、一作流。莊述祖曰：有其存而辭失。陳沆曰：聲辭久湮。不可復詰。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寒冷將風陽北逝冑無敢於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

開留離蘭 陳祚明曰：都不可解。後之擬者。以水流去而石流不動比臣節。譚儀曰：石以喻堅。水

以喻潔。蘭以喻馨香。金薄以喻文飾。人之稱志士與。志士之自明與。不可得而詳矣。

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談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記圖樂新祐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長沙南正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各埠
務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張嘯竹)

張



3
4
1671